

茅草文库

# 李华章文集

1

李华章

著



当我重返家乡，  
徜徉在浚水河畔，  
耳闻屈原传说，  
目睹新建的涉江楼，  
心潮起伏。  
我俯瞰滚滚江水，  
一个泡漩沉入远古，  
一个泡漩又浮出现，  
岁月把屈原的身躯化作灰烬，  
历史又把屈原的心灵铸成诗魂。  
我久久地品味着伟大诗人  
一生的爱和憎……

——《忆浚浦》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李华章 著

李华章文集  
①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  
武汉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华章文集:全3册/李华章著. —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9.1  
芳草文库  
ISBN 978-7-307-20612-0

I.李… II.李… III.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45730号

责任编辑:梁 茜

---

出版发行: **武汉大学出版社**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  
(电子邮件: cbs22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com.cn)

印刷: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开本: 720×1000 1/16 印张: 53 字数: 941千字 插页: 9  
版次: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 
ISBN 978-7-307-20612-0 定价: 130.00元(全3册)

---

版权所有,不得翻印;凡购我社的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

# 《芳草文库》序

刘醒龙

武汉有一批年纪不算太老，但肯定不再年轻的作家，既往作品每出无不风行江汉，后来平淡了些。二〇一五年初，恰逢一场小聚，其间有老朋友提议给这些在文学创作上颇有成就的作家出版文集，且当场做出关键决策。老朋友提及的作家也是我的朋友，他们的处境很有代表性。

世事流逝到今天，说一点不残酷是不真实的，说太残酷似乎也不科学。值此宁翔雁前羞跟牛后世风，普天下之莫不借口追求日新月异，其实是乡下俗语说的，人人都想一锄头挖出一口井。宁肯臭名远播，哪管丑态百出。忘却不该忘却的，强化不该强化的，是世情中一大不敬。这几年为一位已故作家出版文集，好不容易才成，一来二往之间，见识了足够多的现世生态。似这等才华出众的作家，若非上苍失察，弃之英年，敢不是当今文坛大旗一帜？同理，那些在喧嚣背后悄然尘封的作品，谁能说不是日后人有所诵的典范？天地同根，不是没有高下之分，而是天有天的 height，地有地的厚重。

常住武汉三镇之人，最能体会大江东去、流水落花深意。也是体恤的缘故，又于旷野之间留下高山流水千古知音，以为勉励，兼作念想。朋友提议，饱含诗情，深藏灵性。没有太多商量，三言两语之间，就达成共识，以《芳草》杂志名义，逐年排选，将这批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编成文集出版。只是由于执业所限，本套书只能以《芳草文库》相称，名头虽小，相信分量不轻。

哲学教会人们认知正确与错误，自然科学是要让人懂得成功与失败。然而，短短人生，包罗万象，其善其美，何止兴衰胜败！文学的存世与流传，其意义正是超然前二者，不以成败对错为目的，也不以卑微尊贵定价值。人非草木，却如同草木，这是文学理由之一，生命不能永恒，却绝对永恒，这是文学理由之二。文学根本理由是，协助芸芸众生在庞杂得无可把握的宇宙间，在神与鬼、灵与欲、虚与实等一切冲突与对立之间，寻找适合每一个体的美妙平衡。

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

# 李华章文集第一卷

湘西之梦

# 目 录

梦里的漱水	/ 1
赶考记	/ 3
解放军从我家乡走过	/ 6
远了，踩水车的日子	/ 8
相思岳麓枫叶红	/ 11
桃李情思	/ 13
梦怀过年	/ 16
记忆烘桶	/ 18
翡翠观音	/ 20
梦忆枣子坡	/ 22
千年屋	/ 26
晚景	/ 28
杖筒而哭	/ 30
田野的声音	/ 32
山里舅舅	/ 34
二舅的梦	/ 36
三舅	/ 38
外婆的小阁楼	/ 40
凝固的瞬间	/ 42
长潭河	/ 44
欢喜佛	/ 46
一朵金菊花	/ 48
开秧门	/ 50
正冲垅的守望者	/ 52
神秘的“农二哥”	/ 54

染匠阿哥	/ 56
最后一个堂哥	/ 58
一床棉絮	/ 60
母亲的心	/ 62
酒的怀念	/ 64
取名儿	/ 66
湘西年味	/ 68
印象低庄	/ 70
赶场	/ 72
双井	/ 74
干塘	/ 77
难忘那棵桃树	/ 79
家乡习惯	/ 81
家乡“味”话	/ 83
过年的礼性	/ 85
记忆弹花匠	/ 86
吊脚楼赋	/ 88
故乡的新楼	/ 89
娃娃朋友	/ 92
挚友得于少年时	/ 94
册页上的记忆	/ 96
哦，大桥	/ 99
善生老左	/ 102
泪珠滚落胡须上	/ 104
顺木匠	/ 106
“左撇子”轶事	/ 109
留守小兄妹	/ 111
永远忘记不了她	/ 113
沧桑贺龙桥	/ 115
历史的丰碑	/ 117

名将的情怀	/ 120
“人文的四合院”	
——访熊希龄故居	/ 122
雄魂飞出凤凰山	/ 124
舒新城与船的情结	/ 126
钱基博先生在溆浦	/ 128
把爱留在湘西	/ 131
安江散记	/ 134
忆溆浦	/ 136
“屈原入溆处”犁头嘴	/ 138
溆水河畔屈原魂	/ 140
溆浦的“两个端阳”	/ 143
诗画“涉江楼”	/ 146
溆水思蒙	/ 148
故乡的桥（三题）	/ 150
王村镇风韵	/ 152
浦市古镇遗韵	/ 155
边城茶峒寻梦	/ 158
芙蓉楼之魂	/ 160
辰溪风采	/ 162
难忘雪峰山	/ 164
沅有芷兮	/ 166
洪江风采	/ 168
悠悠辰河长相思	/ 170
湘西侗寨风情	/ 173
沅水河边辛女情	/ 176
一个湘西女子的写真	/ 179
阿拉女人	/ 183
花瑶梯田，壮美的画	/ 185
龙潭，最美的缘	/ 188
登南方长城记	/ 191
美丽的德夯矮寨	/ 193

心中流淌的凤凰沱江	/ 195
张家界诗意（四题）	/ 197
古丈的空间	/ 200
沈从文心中的沅水	/ 203
乐水者记	/ 207
心中的凤凰	
——访沈从文故居	/ 210
沈从文流泪听“傩堂”	/ 212
沈从文的热心肠	/ 214
沈从文爱女子的情怀	/ 216
沈从文与张兆和的至情	/ 218

## 梦里的溱水

孩童时代，我常常听说村里大人做着各式各样的梦。有的梦甜美，有的梦可怕。不管是美梦还是噩梦，听人圆起梦来，总感到津津有味。可我自己大概由于稚气的缘故吧，日无所思，夜也就无所梦了。人到中年，我忽然爱做起梦来了。这梦就像一条彩线，把我的心牵引着，拉回到遥远的故乡的小河……

我家乡的这条小河，名字叫溱水，是湖南“四水”之一沅江的支流，汇入烟波浩渺的洞庭湖。溱浦县也因溱水而得名。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因遭楚国佞臣的谗言，曾被流放到这里。他在《九章·涉江》中写道：“入溱浦余儃徊兮，迷不知吾所如……”诗人到了山高林深、昏暗幽寂的溱浦，徘徊不定，感到迷茫。然而，不愿同流合污的屈原，决不改变理想，终究毫不犹豫地继续前进。

我记得进城上中学，就是坐的小木驳子船，顺着这条绿色的溱水河而下的。船上装着缴学费的五担谷子，占满了中间的船舱。我坐在箩筐上，偶一起身，头就顶着竹乌篷了；后舱底层是铺着木板的，板子涂了桐油，擦得亮光光的；晚上打开铺盖就是船老板的床，两旁挂有生活必需的用具。有一样与坡上不同的是，煮饭、烧水用的是鼎镬，圆圆尖底，深深的，盖子也是铁制的，悬吊着煮饭。煮出来的饭格外喷香，不用好菜，一土碗腌了两三年的酸菜，吃起来又酸又咸又脆，足可以把肚子吃个饱。因为新鲜，我也吃得特别多。我一边吃一边看船工们喝酒。酒是本地造的甘蔗酒、高粱酒。少则喝一碗，多则喝半葫芦，用以驱寒解困、舒筋活血。船工们酒后那半醉的样儿，令滴酒不沾的我，心里也似乎微微醉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：初中毕业，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校……后来，我回家乡当教师，教孩子们学文化，带孩子们在河里捉鱼摸虾……可遭到家里反对，说是“没出息”。我便偷偷背着行李走了，父亲在背后紧追着，严厉的叫喊声惊醒了我的梦。我揉了揉眼睛，小船仍在前进，天上是金色的满月，江面波光粼粼……

行船中最畅快的是顺风的时候，升起补满补丁的白布帆，船工乘机放下篙桨休息。顿时，船上热闹起来了，一个个边抽烟，边讲古，或是互揭隐私、相互取乐，什么粗话野语全都冲出口，真可谓“百无禁忌”。船工们开心的模样，以及

他们那粗犷豪爽、幽默诙谐的性格，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心上。

船工们讨厌的是无风走长潭。他们埋怨道：“长潭撑死人！”这时，船工们各就各位，竹篙、木桨、长橹统统上马，江面波平浪静，无一丝儿风，太阳火辣，蒸气灼人，河流变成了死水似的，荡一桨、撑一篙、摇一橹，小船才前进一步，船工汗流浹背。即使如此，他们也会苦中作乐，不知谁带头吹起一声口哨，“嘘——嘘——”，船工们便接二连三地吹起来了。据说，这是在呼唤江风。这一声“嘘——嘘——”的口哨，就像在死寂的空气中，冒出一丝希望的火星。他们不甘失败，一声又一声地呼唤，是那么认真、虔诚！

船过桥江口之后就是虎跳滩了，民谣唱道：“要过虎跳滩，须有一身胆。”霎时间，船头船尾，一阵忙乱，大家精神抖擞。老板一声“宽衣”，船工迅速脱掉衣服。为保证客人安全，小船先靠拢岸，请客人起坡步行。于是大家随身提着贵重物品起坡。我打开红木箱子，取出那张录取通知书，小心翼翼地装进衣袋，跟着客人向下游走去。约走半里路，放眼江心，小船已经进滩。只见船头钻入白浪之中，船尾翘得高高的，一个俯冲，飞流而去，雪浪如山，扑向船身，涛声如吼。此刻，我真提心吊胆，生怕小船不再起来，撞成碎片。正当我们吓得目瞪口呆之际，小船又倏地出现在眼前了：船老板浑身透湿，船工个个像落汤鸡似的。不等靠岸，他们又赶紧把舱里的积水舀干。我们再上船时，嫣红的晚霞已洒满船身，给一张张古铜色的脸膛镀上一层赤金，增添光彩！面对激战后的船工，我的敬意油然而生，他们不愧是勇敢的弄潮儿！

前面不远处，一座背山依水的小山城矗立在眼前。船工告诉我：那就是县城。船在浮桥边停靠好了后，我踏着层层石阶走向县中，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课……

多少年来，我梦里常常流动着溱水河。是您洗净一个山乡顽童的污垢，在我纯洁的心里点燃了理想之光、希望之火；是您把我从牛栏旁的木屋里，引向大江大海……您好，日夜奔流的溱水河，我梦里常常流动的溱水河啊！

（原载《长江》文学丛刊 1987 年第 2 期，入选《中国新时期抒情散文大观》，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；《中国现当代散文三百篇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；《中国当代散文精选》，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。2010 年 11 月入选《中国散文家代表作》。）

## 赶 考 记

我离开湘西很久了，时光像逝水一样，流走了许多记忆，但一直忘记不了那次翻山越岭步行到沅陵去参加高考的情景。

从溆浦到湘西行署所在地沅陵，坐汽车得大半天，车钱约学生一个月伙食费的三分之二。靠助学金读书的我，哪里舍得花费这笔不小的钱。于是，我邀约了六个同学，翻山越岭抄近路，步行90公里山路。

那是7月初的一天，天色麻麻亮，伴着晨曦初露，我们就背起背包出发了。先是沿着公路走，约摸走了5公里，便斜插着开始进山。刚进山时，我们的劲头很足，心情也很轻松。一路走，一路笑，一路唱：

向前！向前！向前！

我们的队伍向太阳！

脚踏着祖国的大地，

背负着人民的希望，

……

歌声嘹亮，意气风发。

翻过几座低山之后，前面便是高山了。在山谷里我们正好碰见一位歇脚的背夫子。大热天，他的头上还缠着头巾，背篓里装满山货，下面垫着打杵，人站着歇肩休息。我们上前问路，他手指着白云深处：“顺着那条羊肠路朝上爬，山顶上有座破庙，再从庙左边的一条路朝前走。”

我们问：路好走不好走？

“高山上的路，走惯了就好走。”

我们又问：这山上有野兽吗？

背夫子说：“你们大概是头一回进山吧！前些时候，人们还在这周围的山上打死了一只吊睛老虎。”

我早有点儿慌了神，忽然联想起语文课本上的《鲁智深大闹野猪林》来了。野猪林里可怕的是那公差抡起的哨棒，可眼前要命的是老虎……

背夫子替我们壮胆：“不用害怕，你们走路时把大油纸伞撑开。老巴子（土语，老虎）看见那把把大伞，估摸着张开血盆大口也吞不进时，便以为那是怪物，就会自动跑开。这是山里人走深林子的好办法。”

肖时作，诨名肖老大，毕竟胆子大，带头一声“走”，大家也就跟上去了。他撑开了红伞，我们也跟着撑开了红伞。脚下的路，其实只有尺把宽，下面是看不到底的深渊；上面是板壁一样的峭岩，山上大树林阴森森一片，小灌木丛密密匝匝。为了防范老虎来袭，一路上不管树枝把油纸伞划成多少块，我们也不敢把伞收拢。我心里七上八下，跻身于队伍中间，向前看是红伞，掉转头看也是红伞，看着那把把破烂的桐油纸伞，似有一种安全感。我总算运气好，穿过这一座座茫茫的老林子，竟没有碰上一只野兽。

我们翻过了一山又一山，爬过一岭又一岭。太阳当顶，烈日炎炎。一个个浑身汗爬水流。待山风一吹，汗水马上又被吹干了。我的肚子咕咕直叫，只好忍着饥饿，但喝不到水却受不了。好不容易在路边山崖下寻找到一眼山泉，我迫不及待要用手捧起来喝。肖老大赶忙制止：“随便喝泉水，弄不好会中毒的。”我不服气地顶了一句：“你吓唬人。你想先喝，我让你！”只见肖老大从背包里取出一支“十滴水”，倒进大缸子，摇了摇，又把缸子递给我并让我先喝。然后大家挨个儿喝。山泉进口，我心里顿时感觉清凉舒心。

太阳落山了。我们这“七勇士”还在山中赶路。晚霞无限好，只是肚子饿。正在焦急之中，忽见远远的山林深处有一点灯火在闪烁。此时此刻，这一点灯火就是一股力量、一个希望。大家重又振作了精神，拼命向着灯火奔去。进入木屋里，山民亲热地接待我们，很快给我们端出一碗碗清水土豆汤，外加一勺稀辣椒。大家吃得有滋有味，比过年吃腊肉、腊肠还感到喷香。山中的这一餐吃得香，山中的这一夜睡得甜。

第二天清早，我们竟想同太阳比赛爬山，看谁最先跃上山顶。一夜的歇息，年轻学生的疲劳很快恢复过来了，又继续向目的地进发。这一年，我18岁，正是做梦的年龄。那崎岖山路上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，都像系着我人生历程上的一个梦——考上大学！

早晨八九点钟的时候，阳光温和、明媚，空气清新、湿润，山风吹拂，脚步轻捷。终于，我们走出了深深的、寂静的山林，远远地望见了悠悠的沅水。那飘动的白帆，那长长的木排，那兴奋的心情，那满怀的希望、美好的憧憬，有如千里沅水滚滚，奔涌而来……

梦圆了是幸福的，梦破了是痛苦的。我们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，踏进了沅

陵一中的高考考场。

啊，我终于考取了大学——华中师范学院，从湘西溆浦走进了武昌县华林……

(原载《散文》1989年第12期)

## 解放军从我家乡走过

少年时代的记忆特别深刻。40多年前大军南下从我家乡走过的情景，至今还历历在目。那是1949年秋高气爽的一天，我正在家门前长潭河边放牛，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。我骑着水牛任它在草坪悠然地走。忽然，有个伙伴惊叫起来：“你们看啦！”随着他手指的方向，只见从低庄那边过来一彪彪人马，似河的源头发了洪水，滚滚涌来，势不可挡。

那大队大队的人马越来越近了。他们身着清一色的黄军装，头上帽子周围插着树枝，背包上摇曳着青枝绿叶，刹那，好像河边添了几道长长的护堤，护堤上新栽了排排嫩柳迎风招展，好不叫人新奇！队伍好长好长，有的走江边，有的走大路，有的走田坎。他们或者身背着步枪，或者隔七隔八夹带一支短枪，或者两人抬着一挺重机枪或迫击炮、小钢炮。看见这支队伍，我赶快跳下牛背，心里七上八下，虽想看个仔细，却又步步后退，既喜欢又害怕。

瞧那一队一队的士兵，个个雄赳赳、气昂昂，精神抖擞，威武雄壮。靠我们最近的一队士兵中有人向我们招手，有人对我们微笑。于是，我们的胆子大了起来，一步步地向前挪动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，真想摸一摸那支新奇的短枪。但谁都不敢带个头，只是推推搡搡，指指点点，忸忸怩怩。我实在按捺不住，壮着胆子上前问道：“那个叫什么枪？”大个子士兵神秘地告诉我说：“这叫‘卡宾枪’。”也许是我们天真无邪的目光逗引着他们，后面一个大个子也笑着问我们：“小朋友，你们放的牛叫什么牛？”我们都大笑了起来，异口同声地回答：“大水牯！”我连忙解释，那叫水牛，会在江中游泳。

他反问：“真能游泳吗？”

大个子兵是北方人，水牯见得少。他顺手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头。我抬头一看，那帽子上的红五星闪闪发亮。他自豪地告诉我们：“我们是人民解放军，是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的队伍！”

前面的队伍中唱起了：“向前！向前！向前！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……”

听着嘹亮的歌声，我们目送解放军向前远去。从此，那闪闪的红星在我心中闪耀，那雄壮的歌声也在我心中回荡……

那一年，我刚考上县立初中，读了不到两个月的书，接连躲了两回土匪。当时正值“湘西事变”，辰溪兵工厂出了事故，抢走了大批枪支弹药。于是辰溪出了个土匪张军长，溆浦又出了个土匪武旅长。张军长的队伍几次闯进溆浦城，烧杀抢掠，扰乱社会，民陷水火；武旅长占据县城的圣庙山，时有枪声呼啸，人心惶惶。记得头一回逃难，是我父亲赶来接我的。我们挑着一床被子、一口木箱逃避不及了，匆忙中把行李寄放在一户农家。等到风声过后，我们去取行李，东西已被劫走。12岁的我两眼泪汪汪……第二回逃避土匪时，张军长的队伍来势迅猛，家里来不及接我，我便只身逃回家乡。东边、西边的枪炮声打碎了我的中学梦，我只好当起了放牛伢。

解放军从我家乡走过，正像秋风扫落叶似的，一路挺进，一路解放城市和乡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解放军在前进的崎岖道路上，不时遭到零散的土匪的狙击。有的埋伏在公路的狭谷隘口，向着解放军开枪射击；有的逃进云雾山中的岩洞和寺庙，向解放军放冷枪，负隅顽抗。湘西土匪多。过去那是闻名的。人民解放军为解放这片土地，有不少同志付出了血的代价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可歌可泣！

1950年春天，家乡万物复苏，春意盎然。我重新考上了湖南九中，校址在溆浦枣子坡。我满怀希望地开始了对未来人生的憧憬……

弹指一挥间，40年过去了。我不仅圆了中学梦，也圆了大学梦。尽管生活在长江三峡，我还是十分眷恋湘西。沅陵曾是湘西行署所在地，是沅水边的一座古城。为纪念湘西的解放，这里修建了一座雄伟的湘西胜利纪念塔。我伫立在胜利纪念塔前默默鞠躬，凭吊烈士。湘西剿匪司令黄克诚将军的题词似彩虹璀璨，感人肺腑。碑林中镌刻有1500多位牺牲将士的英名。我轻轻地抚摸那一块块冷冷的石碑，心中一阵阵颤栗，热血沸腾。思绪飞去，匆匆岁月，解放军南下从我身边走过的情景，还有他们的音容笑貌宛如眼前。我不禁轻轻呼唤：人民解放军啊，我们心中最可爱的人！

（原载《散文天地》1995年第2期）